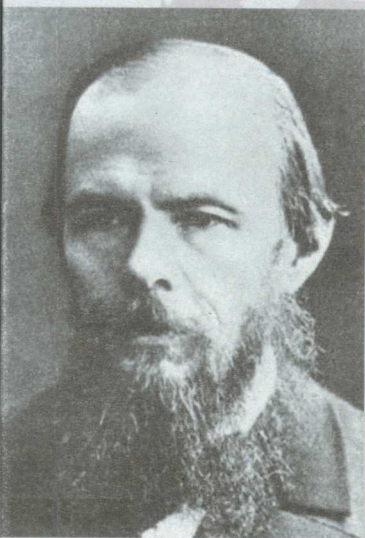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大师纪念文库



医药学院 610 2 08090449



# 陀思妥耶夫斯基集 (下)

徐振亚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Педоръ Доумобекунд*



医药学院 610 2 08090449

# 陀思妥耶夫斯基集 (下)

徐振亚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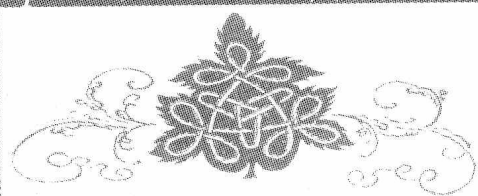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大师纪念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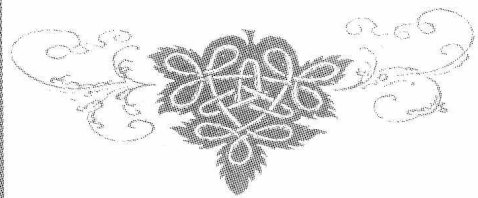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Фе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



**书信**



## 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圣彼得堡 1839年8月16日

……我为父亲的去世<sup>①</sup>流了很多眼泪，现在我们的处境更为可怕了；我讲的不是自己，而是指我们全家……但愿上帝保佑，你能在莫斯科，这样我对我们全家便放心些，但请你讲一讲，世界上还有比我们可怜的兄弟姐妹更不幸的人吗？一想起他们将由别人来管教，我就伤心极了。因而你升为军官后到乡下居住的想法依我看是很好的。在乡下你能够对他们进行教育，亲爱的哥哥，这种教育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幸福。它能使他们在自己的家里获得心灵的和谐，培养他们一切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志向、对家中各种美德的自豪、对恶行和耻辱的厌恶。我们的双亲将安心长眠于地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一定会遇到许多麻烦……

关于自己，我对你又能说些什么呢……我很久没有和你推心置腹地谈谈了。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否有情绪和你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但现在更为经常的是，我对周围的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

<sup>①</sup> 1837年2月2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去世；两年后，在1839年6月初，他的父亲又被农奴打死，遗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妹七人。



切完全淡漠了。可是我的觉醒却更为强烈。我的目标只有一个：获得自由。我为它可以牺牲一切。不过我常常在想，常常在想，自由能给我带来什么……在一群陌生人中间我个人又算是什么呢？我能够摆脱这一切，但我承认，要有对未来的坚强信念，对自己的坚定认识，才能使我真正的希望变成生活的内容。不过，那又怎样呢？它们能否实现都无所谓；我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我赞美我与现状妥协的时刻（现在我更为经常地遇到这样的时刻）。这时我更为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而且我深信，这些神圣的希望一定能实现。

……我的心灵对原来狂热的激情已格格不入。心灵中的一切很平静，就像隐藏着深深秘密的人的内心一样；研究“人和生活的意义”——在这方面我相当成功；我能根据一些作家的作品研究人物，我生活的最好时光便是和它们一起自由而欢乐地度过的；关于我自己，没有更多可说的了。我对自己有信心。人是一个谜。需要解开它，如果你一辈子都在解这个谜，那你就别说浪费了时间。我在研究这个谜，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

## 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彼得堡 1845年3月24日

现在谈谈吃饭问题。你知道，哥哥，在这方面我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已立下誓言，就是落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也必须坚持，决不奉命写作。奉命写作会有压力，会毁坏一切。我希望我的每部作品都十分完美。你看过普希金和果戈理的作品吧！他们写得不多，可是会给他们树立纪念碑。现在果戈理发表一印张要取一千银卢布的稿费，而普希金，你自己也知道，一行诗要卖一个金币。可是他们的声誉，特别是果戈理，是以常年的贫困和饥饿为代价的。老的流派正在消失。新的作家信笔涂鸦，而不是在创作。全部才智在大笔一挥之间耗尽了，虽然可以看出惊人的、很不完善的思想和有利的笔触，内容却很贫乏。贝朗瑞<sup>①</sup>在评论当今法国杂文作家时说，这是“溶在一桶水里的尚贝坦酒”<sup>②</sup>。我们这里也模仿他们。拉斐尔绘一幅画要几年，不断修饰，反复更改，结果出现了杰作，在他笔下神灵都栩栩如生。韦尔纳<sup>③</sup>一个月画一幅画，为这幅画设置了特别规格的大厅，配景很丰富，有层次、有气魄，但毫无意思。他们不过是装饰画家！

我对自己的小说十分满意。这是一部严谨而完整的作品。不过也有一些严重缺点。它的出版会给我补偿。目前我暂时一无所有。我想为了习作或稿费写些作品，但不想写毫无意义的东西，而且创作需要许多时间。

……你也许想知道我不写作的时候做什么。我读书。我读得很多。阅读对我起着非同一般的作用。我重新读了以前读过的作品，我似乎集中了前所未有的精力，仔细推敲，理解得更为透辟，并独立地借鉴创作技巧。

① 贝朗瑞（1780—1857），法国歌谣诗人。

② 尚贝坦是法国地名，以产葡萄酒著名。

③ 韦尔纳（1789—1863），法国画家。

## 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彼得堡 1845年11月16日

现在匆匆给你写信，因为我的时间实在太少。高略德金至今尚未完成，二十五日以前一定要结束它……

嘿，哥哥，我的声誉，我想，永远也不会达到像现在这样的高度。到处是难以置信的尊敬，对我的好奇心十分强烈。我结识了许多有地位的人。奥陀耶夫斯基公爵<sup>①</sup>请我屈尊赐教。索洛古勃伯爵懊丧万分。巴纳耶夫<sup>②</sup>对他说，有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会把他们大家都踩在脚下。索洛古勃问遍了所有的人，跑到克拉耶夫斯基那儿，突然问他：“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谁？我在哪儿能弄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谁都满不在乎、直言不讳的克拉耶夫斯基回答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愿赏光使你蓬荜生辉。这倒真是这样：现在这个小贵族故作姿态，想以自己的宽厚仁爱使我难堪。大家都视我为奇才。我只要一张口，到处便会议论纷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讲了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做什么。别林斯基对我宠爱备至。最近诗人屠格涅夫从巴黎回来（你大概已经听说了吧），初次见面就对我产生了如此的好感和友谊，以至别林斯基把它解释为屠格涅夫爱上了我。哥哥，这是一个多好的人啊！我也几乎爱上了他。诗人，才子，贵族，美男子，富翁，聪明，有教养，二十五岁——我简直不知道上帝有什么地方亏待了他？最后，他性格异常直爽，美好，是由良好的教育熏陶出来的。你读一读他发表在《祖国纪事》上的中篇小说《安德烈·科洛索夫》，这就是他本人，虽说他并不想在书里表现自己。

到目前为止，我手头并不宽裕，但已不拮据。最近我又腰无分文。这时候涅

---

① 符·费·奥陀耶夫斯基（1803—1869），俄国作家、音乐理论家，著有中短篇小说集《俄罗斯之夜》。

② 伊·伊·巴纳耶夫（1812—1862），俄国作家，《现代人》杂志编辑，著有《文学回忆录》。



克拉索夫打算出版《讽刺家》——出色的幽默集刊，它的广告是我写的。广告引起了轰动；因为这是第一篇轻松愉快、富于幽默感的广告。它使我想起了吕西安<sup>①</sup>的第一篇杂文。我的广告登在《祖国纪事》的消息栏里。我拿了二十个银卢布的稿费。最近，因为没有钱，我去找涅克拉索夫。坐在他那里的时候，我产生了写《九封信的小说》<sup>②</sup>的想法。回到家后，我在一个夜晚便将这篇小说写成了；有半个印张的篇幅。早上我就送给涅克拉索夫，拿了一百二十五卢布的稿费，这就是说，我在《讽刺家》发表一个印张将得二百五十卢布。晚上，在屠格涅夫寓所，在我们不下二十人的圈子中，我朗读了我的小说，获得了热烈赞扬。它将发表在《讽刺家》第一期上。我在十二月一日以前把杂志寄给你，你自己可以看出，它不比果戈理的《讼事》<sup>③</sup>差吧？别林斯基说，他现在对我完全放心了，因为我能写风格迥异的作品……

我有许多想法，但甚至对屠格涅夫都不能说些什么，不然的话，到第二天彼得堡的每一个角落便会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什么什么了。你看，哥哥，如果我要向你列举我的成就，那么信纸都会不够用了。我想我会有钱的。高略德金写得很出色，这将是我的杰作<sup>④</sup>。昨天我初次拜访巴纳耶夫，似乎爱上了他的妻子<sup>⑤</sup>。她聪明、漂亮，而且亲切可爱、直爽异常。我过得很愉快。我们的小组不大。我一直在谈自己。真对不起，最亲爱的；坦率地对你说吧，我现在几乎为自己的声誉陶醉了。下次写信时，我会把《讽刺家》给你寄去。别林斯基说我在《讽刺家》上发表文章是糟蹋自己……

① 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的主人公。

② 由于《讽刺家》没有出版，这篇小说发表在《现代人》1847年第一期上。

③ 果戈理的独幕剧，1842年发表，1844年上演。

④ 原文为法文。

⑤ 指阿·亚·巴纳耶娃（1820—1893），俄国女作家，与涅克拉索夫为首的《现代人》杂志关系密切。著有著名的文学回忆录。

## 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彼得堡 1846年2月1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1847年）

首先，请别因为我好久没有写信而生气。实在没有时间，现在我来说明。我不写信的主要原因是：直到前几天，即二十八日才结束我那卑鄙的高略德金。真糟糕！人总是失算！原来打算八月之前完成，结果拖到二月！现寄上集刊一册<sup>①</sup>。《穷人》早在十五日就出版了。噢，哥哥，它引起了一片恶毒的叫骂声。在《插图》上我读到的不是评论，而是谩骂。《北方蜜蜂》简直不知所云。但我记得果戈理的遭遇，我们大家也了解对普希金的态度。大家都像发了疯：四分之三的读者破口大骂，四分之一的读者（还不足此数）拍案叫绝。争论<sup>②</sup>异常激烈。叫骂之声不绝，但大家还是要读它（集刊的销路异乎寻常，非常之好，有可能两周以后一份不剩）。

对果戈理也是这样的。他不断挨骂，没完没了，可是尽管骂，人们还是读他的作品，如今跟他言归于好，并且开始夸奖起来。我扔给他们一根肉骨头！让他们去咬——这些蠢货只会使我声名远扬。《北方蜜蜂》声誉扫地，它的评论文章真是无耻之尤。多么激烈——无聊！可是我听到多少溢美之辞啊，哥哥！你不妨想象一下，我们自己人，还有别林斯基，一致认为，我甚至大大超过

① 指载有《穷人》的《彼得堡文集》（1846）。

② 原文为法文。

了果戈理。由尼基坚科<sup>①</sup>撰写评论的《读者文库》将发一篇肯定我的、分析《穷人》的长文。别林斯基在三月份要进行论战<sup>②</sup>。奥陀耶夫斯基要写一篇《穷人》的专论。我的朋友索洛古勃也要写文章<sup>③</sup>。我进入了上流社会，哥哥，三个月以后我要当面给你讲一讲我的这些经历。

我们的读者，正如普通人一样，只有直感，没有文化修养。不理解怎么能以这种风格写作。他们总是习惯于到处看到作者的面貌，可是我却不露脸，他们都不会猜到讲话的是杰符什金<sup>④</sup>，而不是我，而且杰符什金如果换一种方式便不会讲了。有人说小说冗长，但其中并无废话。有人（别林斯基等人）认为我身上有一种清新独特的气息，它表现在我运用分析，而不是综合，也就是说，我向纵深发展，通过对原子的分析抓住整体。而果戈理则直接抓住整体，因而不像我那样深刻。你读完后便会感觉到的。我的前程似锦，哥哥！

今年将刊出高略德金。四天前我还未结束这篇小说。它登载在《祖国纪事》上，有十一个印张。高略德金比《穷人》高出十倍。我们的人说，《死魂灵》之后，在俄罗斯尚未出现过类似的作品，这是一部天才作品，他们什么话都说出来了！他们对我抱有很大希望！确实，高略德金被我写得异常成功。你会喜欢它的，我当然知道！与《死魂灵》相比，你会更喜欢它的，我敢肯定。你们那儿看得到《祖国纪事》吗？我没有把握，不知克拉耶夫斯基会不会给我一份……

---

① 亚·瓦·尼基坚科（1804—1877），俄国评论家，他在《读者文库》三月号上发表文章，对《穷人》持否定态度。

② 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1846年第2期上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强调了他与果戈理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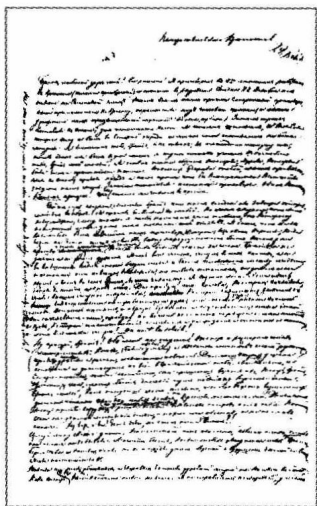
③ 实际上，奥陀耶夫斯基和索洛古勃均未发表评论《穷人》的文章。

④ 《穷人》的男主人公。



## 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 1849年12月22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9年12月22日从要塞中写给哥哥的信

……一切都定下来了。我被判处四年苦役（好像在奥伦堡）<sup>①</sup>，然后再去当兵。今天是12月22日，我们被押解到谢苗诺夫校场。当场向我们全体宣读了死刑的判决，让我们与十字架吻别，在我们头上折断了佩刀并给我们穿上了死囚服（白袍）。以后三人一组被绑到柱子上准备行刑。三人一批，当然，我是在第二批。须臾之间我将离开人世。我想起了你，你们全家；在最后的一刻只有你留在我的心里，此刻我才体会到，我是多么爱你，我的好哥哥！我也急忙拥抱了站在我身边的普列谢耶夫<sup>②</sup>，杜罗夫<sup>③</sup>，与他们诀别。最后响起了中止行刑的信号，把绑在柱子上的人解了下来，并向我们宣布：皇上赦免了我们的死刑。然后宣读了真正的判决。免罪的只有帕利姆<sup>④</sup>一人，他仍回军队担任原职。

刚才我接到通知，亲爱的哥哥，我们必须在今天或明天启程远行。我请求与你相见。但我被告知，这不允许，只能给你写这封信，望你尽快给我回音。我担心，你大概会知道我们的判决（死刑）。在押解到谢苗诺夫校场去的路上，我只见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服苦役的地点是鄂木斯克，他的好友普列谢耶夫则被发配到奥伦堡。

② 阿·尼·普列谢耶夫（1826—1897），俄国诗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在四十年代末以及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过从甚密。

③ 谢·菲·杜罗夫（1816—1869），俄国作家、翻译家，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之一。

④ 亚·伊·帕利姆（1822—1885），俄国作家，杜罗夫的密友。

囚车窗外人山人海，可能消息也传到了你那里，你必然为我感到痛苦。现在你对我可以放心一些了。哥哥！我不忧伤，也不泄气。生活终究是生活，生活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而不在于外界。以后我身边会有许多人，在他们中间做一个人并永远如此；不管有多么不幸，永不灰心和泄气，这就是生活的意义和它的任务。我意识到这一点。这一思想已与我融为一体了。是的，真是这样！那样的一颗脑袋，即进行创造，以艺术的崇高生命为生活内容，理解并习惯于精神的最高要求的那样一颗脑袋，已经从我的肩膀上砍下来了。记忆和我所创造的、但还来不及得到艺术体现的形象仍然存在。确实，这些记忆和形象折磨着我！但我的心还在跳动，还是原来那样的血肉之躯，他有爱，有痛苦，有怜悯，有记忆，而这一切终究是生活，阳光普照每个人<sup>①</sup>！好吧，再见，哥哥！请别为我难受！



谢妙诺夫校场执行死刑的仪式

……也许，我们还能见面?! 哥哥，你自己和家里人请多保重，要安分守己和谨慎小心地过日子。请多加考虑自己孩子的前途……好好生活。我心中从未像现在这样涌现出如此丰富和健康的思绪。我不知道身体能否支持得住。我是带病上路的，我得了瘰疬腺病。不过也许我能支持！哥哥，我经受了这么多的生活考验，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听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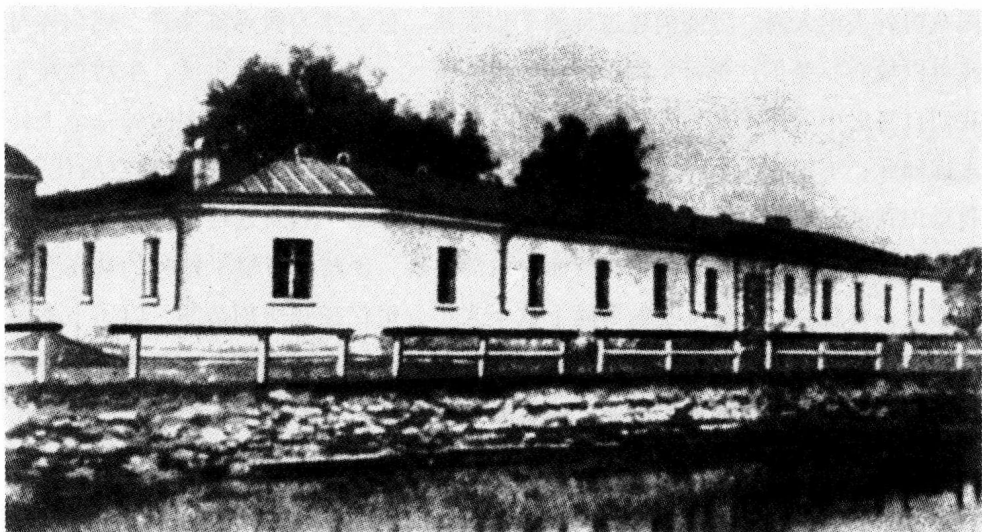
由命吧！一旦有可能，我马上把我的情况告诉你，请向迈科夫一家转达我临别时最后的问候……

可能，我们还会见面，哥哥。看在上帝分上，为了和我相会，你要保重，要生活下去。也许，以后我们能拥抱在一起，共同回忆我们过去最美好的青年时代，我们的青春和希望，但此时此刻我痛苦地把它们从我的心里驱除掉并埋葬了。

难道我将永远不能拿起笔来创作吗？我想四年之后会有可能的。如果我写出作品，我一定全都寄给你。有多少遗留下来的并经过我重新创造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消逝和失去光彩，或者化为毒液流入血液！确实，如果不能写作，那么我必然死亡。只要可以写作哪怕坐十五年牢也行！

请经常给我来信，尽量详细而全面一些。你在每封信里多讲一些家里的详细

① 原文为法文。



关押政治犯的彼得保罗要塞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作家曾在7号牢房接受审讯

情况，种种琐事，别忘了这一点。这会给我以希望和生命。你要知道，你的信使我在牢房里精神振奋！这两个半月（最近的）禁止通信，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我感到不舒服。你有时不给我寄钱，这使我为你苦恼，因为这意味着你自己非常拮据……

不过请别悲伤，看在上帝分上，请不要为我悲伤！要知道，我没有灰心丧气，记住，我还抱着希望。四年之后，我的命运会好转。我去当兵——兵就不是犯人了，你要想到，将来我终究是会拥抱你的。何况我今天已有三刻钟与死神在一起，我是怀着这一思想度过这段时光，处于死亡的边缘，现在我再一次活着！

如果有谁还记得我的坏处，如果我和谁争吵过，如果我对谁产生过不好的印象，那么，要是你能见到他们，就请他们把这一切都忘记了吧。我心里没有怨恨和愤怒，此刻我多么渴望能热爱和拥抱任何一位熟人。这是一种欢欣的心情，我今天在死亡边缘与亲人告别的时候体验到了。这时候我想到死刑的消息会使你悲痛万分。现在你可以放心，我还活着，而且以后能拥抱你的想法将支持我活下去。我现在想的就是这件事……

每当回忆过去，想到浪费了许多时间，把时间耗费在迷误、错误、无所事事、无节制的生活上，想到我不珍惜时间，多次做出违心和勉强的事情——想到这些，我就感到非常痛心。生命是一种天赋的能力，生命就是幸福，每一分钟都可能无



限幸福。青春活力，无所不在！<sup>①</sup> 现在由于生活发生变化，我将会面目一新。哥哥，我向你起誓，我不会绝望，而且会保持我的思想和心灵的纯洁。我将变得更好。这就是我的全部希望，我的全部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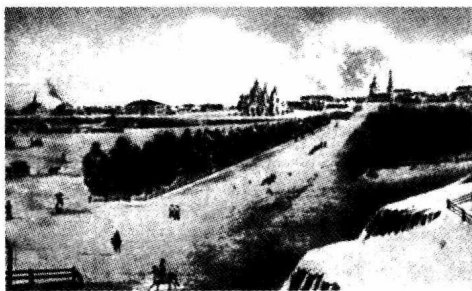
狱中生活已经相当彻底地消除了我身上不完全纯洁的肉欲；过去我不珍惜自己。现在艰难困苦对于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因而请不必担心物质条件的困难会使我绝望。这决不可能！唉，要是身体健康，那该有多好！……

---

① 原文为法文。

## 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鄂木斯克 1854年2月22日



鄂木斯克

我出狱已有一星期了。这封信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寄给你的。因此，关于这封信对谁都不能走漏风声。不过我还要通过西伯利亚军团司令部发一封正式的信给你。对通过官方途径的信你要尽快答复，而对这一封信，有便就请给一个回音。不过在通过官方途径的回信中你必须写得十分详细，谈谈你四年来的

的主要经历。至于我自己的情况，那么我将乐意给你寄上几大本，但由于连写这封信的时间都没有，我只得写些最主要的情况。

什么是最主要的呢？近年来，对于我来说，什么是真正主要的呢？只要想到这个问题，我给你的这封信就根本写不完。你瞧，怎么能把我的思想、理解、所经受的一切、我形成的信念以及近年来我的思考都告诉你呢！我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样的工作是根本完不成的。我做任何一件事都不愿意半途而废，而随便说说又毫无意义。不过主要报告已摆在你面前。你可以读一读并由你选择你所感兴趣的东西。这是我该做的，因此现在我来回忆。

你还记得我们是如何分别的吗，我最亲爱的朋友？你刚离开，我们三个人，杜罗夫、亚斯特列任布斯基<sup>①</sup>和我，被带去上了镣铐。十二点整，恰好是圣诞节那天，我第一次戴上了镣铐。它有十俄磅<sup>②</sup>重，叫你行走非常不便。然后我们被

① 伊·利·亚斯特列任布斯基（1814—？），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积极成员之一。

② 1俄磅等于409.51克。

押上敞篷雪橇，每人一辆，由一名宪兵押送。我们乘了四辆雪橇，信使走在最前面，就这样从彼得堡出发了。我的心头很沉重，而且由于思绪万千而感到惘然若失。内心似乎慌乱不安，因此有一种沉闷的忧郁感。但清新的空气使我振作，加上通常在生活中迈出新的一步之前总会感到有一种活力和朝气，因而实际上我很平静，在穿过节日灯光照耀下的房子，特别是向每所房子告别的时候，我对彼得堡的观察十分仔细。我们经过了你的住宅，克拉耶夫斯基家里灯火通明。你曾告诉我他家里举行圣诞晚会，孩子们和埃米利娅·费奥多罗夫娜<sup>①</sup>到他家里去了，就在这所房子旁边，我感到异常痛苦。我似乎和孩子们永别了。我很怜惜他们，几年以后，一想起他们还往往几欲落泪。我们走的路线是雅罗斯拉夫大道，经过三四个驿站之后，便在天色朦胧的黎明时分，在什利谢尔堡的旅店中歇下来。我们拼命喝茶，好像有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喝过似的。我们经过八个月的铁窗生涯，在冬季走了六十俄里的路程便饿得发慌，回想起来都感到好笑。我心情愉快，杜罗夫唠叨个没完，亚斯特列任布斯基对未来感到异常恐惧。我们几个人都仔细观察和试探我们的信使。结果表明，这是一个出色的老人，他心地善良，对我们爱护备至，他见过世面，到过欧洲，送过外交公文。一路上他为我们做了许多好事。他叫库兹马·普罗科菲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他还让我们换乘带篷雪橇，这对我们很有好处，因为天气冷得可怕。那一天充满了节日气氛，马车夫穿着镶有红色宽腰带的灰色德国呢子上衣坐在我们的雪橇上，乡间小道上空无一人。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冬日。我们走的是荒野，沿着彼得堡、诺夫戈罗德、雅罗斯拉夫等大道行进。经过的是人烟稀少、不太重要的城镇。但我们是在节日上路的，因此到处都供给饮食。我们冻得够呛。虽然我们穿得不少，可是如果坐上十来个小时，不能从雪橇上下来，一口气跑五六个驿站是难以忍受的。我感到钻心的寒冷，直到后来在暖和的房间里才勉强恢复过来。不过，很奇怪，在路上我完全康复了。在彼尔姆省，有一天晚上我们经受了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我劝你别作这样的尝试。实在不好受。越过乌拉尔是伤心的时刻。马和带篷马车陷在雪堆里。风雪迷漫。我们下了马车，这是在一个夜晚，我们站着等候马车从雪堆里拉出来。周围冰天雪地，下着暴风雪，这里是欧洲的边界，前面是西伯利亚和神秘莫测的命运，后面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感到悲伤，难过得掉下了眼泪。一路上整村整村的居民跑出来看我们，尽管我们是戴着镣铐的犯人，在驿站上对我们收取的费用十

---

① 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

分昂贵。惟有库兹马·普罗科菲耶维奇几乎用自己的钱承担了我们一半的费用，他硬要这样做，因此我们每人在路上的花费只有十五个银卢布。1月11日，我们到达托博尔斯克，长官验收和搜查之后（把我们的钱都搜走了），我、杜罗夫和亚斯特列任布斯基被关入了特别牢房，别的人，斯佩什涅夫<sup>①</sup>和其他比我们早到的犯人被关在别的地方，我们彼此一直没有见面。我很想详细谈谈我们在托博尔斯克呆了六天的情况和给我留下的印象。但这儿不便谈。我只想指出：同情、热情的态度使我们感到幸福极了。旧时代的流放犯<sup>②</sup>（不是他们本人，而是他们的妻子）像对亲人一样关心我们。多么美好的心灵，经受了二十五年的痛苦和自我牺牲的考验！我们见到她们只有短暂的片刻，因为对我们看管很严。但她们给我们送来了食物和衣服，安慰并鼓励我们。我来的时候是轻装，甚至没有带自己的衣服，我后悔莫及……她们给我送来了衣服。最后我们终于离开了，三天之后到达了鄂木斯克。还在托博尔斯克的时候，我打听了我们未来的顶头上司的情况。司令官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但是少校克里夫佐夫却是一个少有的骗子、酒鬼，卑鄙而又蛮不讲理，喜欢寻事，简直想象不出有多坏。一开始他就搜查了我和杜罗夫两人，因为我们的案子而痛骂我们混蛋，并扬言只要我们稍有疏失，便要对我们实行体罚。他当少校已有两年，干了许多极不公道的事。两年之后他受到法庭审判。上帝把我从他手里解救了出来。他闯进来的时候总是醉醺醺的（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清醒的时候），对没有喝过酒的犯人吹毛求疵，并一口咬定对方烂醉如泥而加以鞭挞。有时在晚上查看牢房，因为犯人不是向右面侧着身子睡觉，因为犯人夜里叫喊或说梦话，因为他那醉后的头脑所能想出的一切罪名而惩罚犯人。正是和这样一个人必须相安无事地生活，也就是这个人每月向彼得堡写出有关我们的报告和鉴定。还在托博尔斯克我就和苦役犯有接触，而在这里，在鄂木斯克便要留下与他们一起生活四年。这是一些性情粗暴、容易动火的凶狠的人。他们对贵族的仇恨是没有限度的，他们对我们这些贵族相见如仇，对我们的痛苦幸灾乐祸。如果听凭他们处理，那就会把我们吃掉。而且你想想，在几年之内起居饮食都和他们在一起，甚至在受到不可胜数的侮辱而无法上告的情况下，能得到多少保护呢。“你们贵族都是铁啄，把我们啄死了。过去是老爷，折磨老百姓，现在可一文不值，和我们一样。”这就是四年来不断嘲弄我们的一个话题。一百五十个敌人要

① 尼·亚·斯佩什涅夫（1821—1882），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最主要、最激进的成员之一，被判处十年苦役。

② 指流放在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